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重刻歷代循吏傳序

雍正初高安朱文端公漳浦蔡文勤公有史傳三編之刻曰名儒曰名臣曰循吏其循吏傳則南靖張君福昶所編也竝錄始於漢訖元而止時明史未有成書不及錄也上元徐君子元重刻所編循吏傳而取明史循吏補所未備亦仿原書每傳系以論發明之而屬嵩燾審定竊惟遷史傳循吏敘述孫叔敖子產公儀休諸人皆列國名卿也班史承之列龔黃循吏東漢以後官較崇

而名蹟較著皆自爲傳終身淪滯郡縣始以循吏名焉漢宣帝之言曰與我共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積縣而爲郡積郡而爲天下爲天子分任牧民之責一言一動百姓身受其利病無能避而去之其與民之親也是非得失無以掩人之耳目是以自古得民心者尤莫多於郡縣之吏春秋列國猶今郡縣也遷史之傳循吏以爲其意專主於愛民約己以敦化善俗爲益者大也後世無以加焉唐宋之世涖仕必經宰縣循蹟爲多而以功績昭著史冊一州一邑之蒙其澤未足盈稱其量也是以傳循吏者其名或不顯其事又皆平易近人非有奇

技異能讀史者無所感發興起南靖張君盡取歷代書
史循吏傳簡汰修飾多所芟節而於一二功迹顯見位
至列卿宰輔而遺愛猶存夫一郡一邑皆錄入之其所
增損不能盡明其義例而尤多所脫遺要其用意凡有
疵瑕不足爲勸戒悉屏不錄蓋亦崇實務完之義也徐
君以諸生從軍遊宦吾楚心有得於是書重栞行之而
增益明史循吏其志趣之所存將躡古人而從之而以
是示之準非苟焉以文著錄者然吾觀明之有天下懲
元之弊急通民情郡縣吏賢否百姓皆能以上達朝廷
亦因之爲黜陟循吏著在國史亦用此以爲常例有保

畱至二十年三十年以類附名者尤繁飾名要譽或不免焉非有實政不足錄也而若周文襄之撫吳朱恭簡之督粵黃忠襄之按交阯林恭肅之宣政江西皆所謂遺愛在人者也至於況鍾之任蘇州林錦之涖廣東僉事宜在循吏以名顯自爲傳而儒林中若呂柟邵寶潘府唐伯元在官政績竝表表著顯於時宜以次錄入嗚呼吏道之敝久矣循是以求之推以及人而拊循綏定之由一縣一郡溉之天下以涖中國而撫四夷可也富疆云乎哉嵩燾爲加釐正附諸歷代循吏之後以成徐君之志而上窺文端文勤二公之用心庶以無愧云光

緒十年甲申歲冬十月

重修南嶽志序

往讀爾雅釋山首列九山而後乃云霍山爲南嶽茫然莫喩其義道家因有黃帝省方建灊霍爲南嶽之說及讀宏農太守爾雅敘稱其書興於中古隆於漢氏始悟武帝元封五年登灊天柱山命曰南嶽因增益爾雅之文以實其義又更易河南華河西嶽二語使與五嶽參差推索其由來自楚考烈王徙都壽春仍名之郢乃移衡山之名於六移九江之名於壽春是以秦時名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灊霍山曰衡山葢襲楚之舊名也武

帝承之徑名灊霍爲南嶽此足證爾雅傳流承誤之由
歷漢至宋且千年用事泰山嵩華地近亦加禮焉獨衡
山晦於周秦之交五百餘年訖唐正名五嶽終以道阻
南服登封之典曠遠不能及山之蘊蓄沈蒙鬱塞之久
猶有待而弗彰迨夫南宋之世祭告之禮獨隆於南嶽
領祠祿者數十百人則其時五嶽皆爲異域惟衡山存
耳山靈之顯晦各以其時而自唐宋以來高人隱逸及
仕宦之遷謫者登臨慨歎著於歌詠於衡爲盛將非其
山阻曠閟深重峰疊嶂有足資羈人之慌喟發思古之
幽情者與自頃同治十二年衡山廟殿燬於火粵六年

爲光緒五年平江李次青方伯獨任修復之功往返經營又五年告成乃歷覽其名勝古蹟研考方志與人文物產之麗於茲山者重輯南嶽志編次爲十四類釐爲二十六卷體大而物博例嚴而辭雅衡山扶輿磅薄蓄積以有待者至是盡洩其奇夫山之有專志實始南北朝及唐葢多出道流棲眞者之所爲宋明以後踵爲之益多衡山志代有專書而訖無傳於世豈果南方僻陋無與張而大之固疑其文猶有未厭人心者也當順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輯蓮峰志爲衡山之一峰其事典則其文雅馴凡歷二百二十年威毅伯曾公刊行王氏遺

書其書始顯又二十年次青衡山志成盡攬七十二峯之勝而其體例猶受成船山蓮峰志載朱張祠嘉會堂船山經營成之蓮峰志之作猶以朱張二先生也次青亦經營廟殿以成此志蓋自船山發其端而次青總其成此豈爲無因而偶合者酈道元水經注自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次青爲功衡山尤大而若衡之爲山晦於秦顯於南宋而大昌於今日世運之變遷人文之升降若隱繫於其中豈惟玆山之靈異沛然伸於知己饜飫乎吾楚而甄貺無窮亦將有資於來葉也時光緒九年歲次癸未秋七月

湖南疆域驛傳總纂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大小相維遠近相屬而縣師掌郊野地域司險掌山川道路又分隸之邦國總而會之以周知天下廣輪之數爲之節與傳以通達於四方出內皆有期日綜計道里傳達使節實亦王政之大經秦漢以後郵政益詳至元世設水陸二驛於是水程與陸程嬴縮復有參差又設通遠鋪置鋪兵傳遞文書葢古傳遞之置各於其國而已其法常疏而不密天下一統開疆拓土遠及萬里極郡縣之地錯之綜之經之緯之按數而稽計里而至法日密而紀錄日繁要皆官行

文書由各州縣自記其道里所至司之典吏存之官府慳㱯蔣君彙輯今湖南七十四廳州縣之地類編而分次之爲目三一曰接壤限行程途一曰鋪遞程途一曰湖南四至水路程途則極十八省方位道里襃廣遠近皆若列眉是所記者湖南一省之地域而通之各省亦皆得其道里之大凡焉周官所謂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以達其道路爲法亦盡於是矣雖爲官書而使家置一編以爲考覽地勢之助亦學者所宜盡心者也

黎肇琨讀史法戒論序

莊子言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辨著其事之徵惡是非

顯微闡幽昭示無窮所謂議也歷代史書之有論贊則辨之所由生也至於辨而褒貶刺譏更無聖人爲之折衷庸有不得其平者矣自唐世已多論述古事之文而未有成書宋儒著錄始繁然大抵沿通鑑立論或專及一代之事蓋春秋以前詩書所載聖人有不及詳固非後世所能論定也　國朝王船山先生通鑑論出盡古今之變達人事之宜通德類情易簡以知險阻指論明確粹然一出於正使後人無復可以置議故嘗以謂讀船山通鑑論歷代史論可以廢黎犂瑕通守乃更追溯軒轅之世通舉概論爲讀史法戒錄一因舊史之文闕

明其義不爲新奇可喜之言而要使其事蹟昭然顯著之天下人人知所以去其非以就其是戒其有不當於理者以歸於善在通守之意期合數千年賢姦忠佞熟讀深思辨知其由來以定此生之蘄嚮受成於心不必以其文求暴於人而凡天下之爲學者因是書考覽史事以推明其得失所守約而所得已多固亦覽古之一助也

梧岡姚氏宗譜序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氏之分所從來遠矣生人之初莫知其派別也有德者出焉

天子既授之官又知其後必大以衍賜之姓以紀其原始其後以國以官以謚以字相嬗以別其族謂之氏姓必有所受命而氏以滋生自爲之紀說文舜居姚虛因以爲姓姚者舜所生也左氏傳稱陳胡公立周賜之姓又推本舜居嬀汭之文以嬀爲之姓是以傳稱陳曰有嬀而伍員述少康之生虞思妻之二姚葢舜之族周以前爲姚姓周以後爲嬀姓受命天子以爲姓又知舜之德所及者遠而姓可以重立也傳及戰國秦漢三代神明之裔歷久益微而族姓之廢久矣又益相衍爲氏其以姓傳者罕有聞焉然則姚氏受姓之由其源流固尤

遠哉　國朝姚氏在江以南尤爲望族科名學術布列輝映吾友彥嘉通守居陽湖之梧岡其家獨微甚自明嘉靖時曰冕者始遷自蘇五傳曰雲林始爲姚氏譜又六七傳曰兆之曰道輿實重修焉道輿即彥嘉之父也彥嘉之言曰姚氏居梧岡歷十五六傳著籍三百餘人以耕讀世其家無顯仕亦無贏貲吾父積德累學數十年有聲鄉里所以詒貽姚氏子孫獨世譜存耳推其傳次之緜長以知先人之澤觀其世業之敦樸以知子姓之微今將續而纂之以繼述先人之志願賜之序俾先人之爲姚氏久遠計者賴有聞也嘗論世家門第之相

矜尚遞盛遞衰更一代而數變而惟勤力以守詩書之業闇然無聞於時其傳也常久自口分永業之制廢農失其職多矣周官六職農工商與王公士大夫各勤其職以效其能民之秀者上應士大夫之選無專以士名者歷唐而詩賦興而士重歷宋益以道學而士愈重士愈重而士之實日微以亡積久而士之失職愈甚二者失其職而民俗不可言矣若姚氏者豈惟一家元氣之存國家所由以治安於茲有賴焉彥嘉益以是勉其宗人無廢先世之志業姚氏之日延以昌也可無疑也夫處汀南科名仕宦之鄉傳數百年世守士農之業傑然

與諸舊家相望固必有人焉峙立其間以重其家然則姚氏之有立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樠山劉氏族譜序

自漢州郡有戶籍晉世南徙乃立僑人之名而主客戶之分至唐始詳其後寄籍日多一依民戶均稅其名亦廢然則自晉以前民常聚晉以後其民亦日散予觀諸家譜牒綜其世次罕及明以前者葢一經亂而流亡轉徙莫能紀者多也樠山劉氏自宋初占籍湘鄉距今九百餘年聚族萬餘人咸豐丙辰孟容中丞始輯爲族譜合諸房記載流傳參伍異同辨其得失以推知族屬遠

近條而合之犂然各得其序又撫其塋兆可紀者尋求
地道翦剔荆莽披得其碑碣累百數十所分領之各房
俾其子孫世守焉於是劉氏子姓知敬宗合族之爲益
於家向時尊卑相瀆强弱相陵皆各勉循以分無敢違
越孟容中丞因集其族之賢且能者擲立家規約束整
齊之彬彬然稱望族焉及今二十餘年又補輯子姓之
滋生者合著之譜生日益繁家法亦日益修予惟三代
王者殫其心以有事於民政蓋詳也其制尤莫備於周
二千餘年澌滅以盡無一可行於後世獨其所謂宗法
者自始受姓而立爲宗一傳而有繼別之宗順而下之

盡於五世世之宗各以其親屬焉而統於大宗更千百世如縷之析而益紛而引其緒未嘗紊也故自唐宋以來世家巨族猶能以宗法屬其族人蘇氏洵之言曰始爲大夫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惟小宗之法可施於天下此未達禮意也古之族姓其傳皆數百千年而仕爲大夫得別立族後世族姓之傳多者二三百年少者百數十年而爲大夫者其力不足以庇遠無能別立一宗非有宗法之維繫則爲大夫以下訖庶人一皆散而無紀是以宗子之法不能盡行於今而各以其宗法聯屬其族姓則亦賢士大夫之責也周禮九兩繫民一曰

宗以族得民得民者盡一族之人而皆可以情聯之以義正之者也吾於孟容中丞之治族譜見周禮之遺意焉三代民政猶有可以行之今日者此也中丞嗣子伯固續修譜成求序於予劉氏之傳且千年而始有譜今未及三十年已有能續而纂之凡事莫難於刱始而法之良者必曲當人心之公而人利從焉獨斯譜然哉時

光緒七年秋七月

閔氏族譜序

三代世官世祿之制廢而族姓興一朝門閥之始終與國運維繫常推一二賢且顯者以爲族望其閒聖賢之

裔爲尤尊唐初考定天下譜牒第次九等首宗室以及貴戚功臣而推及聖賢之裔以加於庶姓之上要其所爲貴族者一時之榮也而惟列在聖賢有常尊焉是以其族不必顯而常貴閔氏之遷湘陰當明洪武時上推至江西之南昌又上推至隴西又上推至魯展轉流徙二千餘年而其爲閔子之裔世次猶可紀則以歷代功令褒崇聖賢之後所以維持之者久且遠也門人閔君新吾以其兄養吾所輯族譜屬序於予予惟族姓之流傳失其舊者多矣閔氏以閔子之裔有所據依以討論世派則夫上溯先人之德業而思所以承之之艱因以

垂裕而延後操之有本行之有恆又更易於齊民也一鄉一邑之良德澤涵濡而民俗興起其量猶足遠及數十百年矧夫聖賢傳緒之久推而衍之以至無窮閭閻子之風油然生其孝弟之心與其貞介之節當時敦龐博大之氣彷彿遇之二千年如一日也爲之子孫者其能無深長思耶予既嘉新吾之請又益推知閔氏之籍湘陰且五百年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歷久無爲非者故爲之書以詔示其後之人無忘所以存敎而保世以滋大也

李氏家譜序

吾湘李氏爲邑望族居城南者尤顯號南城李氏與吾家世爲姻媾自吾少時及見其家名德長者大抵務爲儉約善權量出入饒資財雍乾以來百餘年中稱極盛凡邑舊家相錯居獨吾家與李氏世居城傳系三百餘年其始徙皆自江西吉水李氏當嘉靖時吾家當萬歷時先後四十餘年兩家子姓都不甚繁衍而各粗給衣食咸豐初粵寇起人事變遷多矣芋生刺史始用軍資知沔陽州應擢知府會以母喪去官不復仕一用其所學循求典禮準古今之宜興教勸工勤恤其家學有程婚喪有費使人各得其所安而推原所出之祖奉其三

代廟祀之又推原始遷之祖爲公祠於是反復推求遷湘實有二支分居城鄉更歷國亂日久遂不相聞芋生復求得其宗派合輯爲李氏家譜嘗竊以謂族姓之傳由來蓋遠春秋時世族各有端緒而李氏實始見國策魏有李克趙有李兌李牧皆莫詳所自始鄭樵氏族略敘李氏以官爲氏自皋陶爲大理實姓理氏其後乃爲李氏然皋陶當唐虞之世爲士主刑箕子陳洪範稱司寇是司寇始自殷時周爲秋官秦易名廷尉漢景帝時改廷尉爲大理自周以前無理刑之名安得皋陶以官爲氏唐書宰相世系表敘趙郡李氏六族李牧以前數

世皆有名蹟餘並起自漢晉以下武陽姑臧二族乃爲
國宗其他賜姓及冒國姓者尤繁是自唐族姓之盛尤
莫著於李凡言姓者必出神明之裔而觀李氏諸家譜
無託名唐氏者將非支派不可知近出帝繫宜取徵實
然則遠者之未易徵宜附託者之眾也芋生之爲家譜
斷自遷湘始而遷湘之別爲二支失傳二百餘年並收
而合之整其紛而理其緒條其流而匯其源可謂篤於
親親之誼者也因念李氏傳世之遠至芋生而後其家
規模大立鬱積之久而豪傑偉人生焉追思少時與芋
生二兄春浦交厚及見其尊人與諸長老純樸敦穆愉

怡安雅又足知其積累之深且長也嵩壽旣與李氏久
習又快芋生發名成業表章其家世足以爲一邑之光
故樂爲之序

板橋周氏族譜序

周禮小史奠繫世鄭康成氏以爲繫者帝繫世者世本
蓋姓氏之原實始黄帝散布爲世家名族條分派別皆
有端緒周世以親親爲義小史奠其世籍故族姓之盛
莫著於周秦併東西周子孫存者爲周氏則周之爲世
所謂神明之適裔耶自漢以來世本無可徵於是一變
爲族望爰及晉宋崇尚門第而譜學興焉劉孝標注世

說載諸家譜甚備然要皆有名蹟者其家人文才望稱盛卽譜之著錄加詳是故譜者譜其族望而已卽三代世本皆然也周曉丹觀察治糧儲廣東以書丐序其家譜云板橋周氏徙自廬陵爲吳南郡太守之裔南郡之子都鄉侯實徙廬陵廬陵之周出自南郡遠有端緒可尋而自明成化時曰仕廣者自江右徙益陽至萬歷中有官重慶知府曰朝聘始錄其世系爲譜略自廣仕公以上無徵斷自遷益祖始再傳得廬陵舊譜乃稍能敘其家世凡八傳曰大猷康熙中拔貢始次爲板橋周氏譜蓋距遷益時二百餘年矣再傳至澤州府同知曰恩

洛續修於乾隆乙卯又再傳趙州知州曰兼杰三修於嘉慶庚辰已而萊州知府曰林四修於咸豐戊午迄今庚寅觀察議重修屬某某董其事蓋自其遷益二百餘年而後有譜歷六十餘年而一修至於四修五修則僅及三十年豈不由人文日盛著錄亦以日詳乎而主修者必皆其族之望是不惟其名蹟人樂誦而傳之其家世之鍾萃成於此數人所以光其族姓昭示其子孫固必託之文辭以表襮著見於天下觀察發名成業無有窮極是譜之傳也必遠矣嵩燾區區曷足道揚其休美哉

神鼎法嗣譜序

佛法至菩提多羅而法印徧及東西土至黃梅而法派又分南北二宗世嗣紛歧南宗曹溪之傳爲盛北宗微矣曹溪一傳而衍爲二派曰懷讓曰青原懷讓一傳爲馬祖其傳尤盛自是有五宗之名馬祖一傳至百丈爲溈仰宗再傳至黃檗爲臨濟宗三傳至雪峰益衍爲雲門宗法眼宗青原一派傳者獨曹洞宗昔黃檗語臨濟吾宗至汝大興於世傳至今臨濟宗爲尤盛臨濟之宗又益歧分爲法嗣曰興化曰風穴曰南院曰首山曰汾陽曰石霜曰黃龍曰禾山曰報恩吾湘神鼎洪諲禪師

為臨濟五傳法嗣是故湖以南宗派繁多神鼎亦其一宗也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夫印道者心行道者法心契乎淵微之境千聖之音響感通寐寤猶一堂也法周乎天人之界一脈之流傳空虛聲欬猶同氣也蒙莊之言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道無盡遞衍之爲法遂亦無盡徧十方三界天人之果參諸佛所以參者法也何名佛心清淨是何名法心光明是光明普照法之所由衍以昌也光緒戊子之年化成松雲敏機諸長老先後住持神鼎相續修輯法嗣譜諸佛法諦本無參別遞相付授各有契悟是名禪宗是名參別洪諲禪師

之言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能通惟通能印但以法論是無分別以法嗣論是有分別輯是譜者歷二十八傳上溯開山之始下訖無窮其爲分別自法乎自心乎其自坐朽牀說法之枯淡僧乎既舉其世次又與參之佛諦以爲序時光緒十有四年冬有一月

書海國圖志後

邵陽魏氏所輯海國圖志初爲六十卷蓋當道光二十二年和議初定之時至咸豐二年又取諸家論述及海防以來章奏彙爲一百卷魏氏著論獨篇首籌邊四論其諸國沿革形勝皆取證元明以來記載及泰西人論

述而於廣東搆兵情形見之章奏者亦皆不錄示不敢及時事之義葢自漢武帝通西域皆由玉門關以達葱嶺無出海道者歷唐始有市舶以通西蕃易市而終莫辨其疆域遠近分合元時招徠諸國貢獻記載始繁訖明倭夷沿海爲寇而戰事起然其討論各國風土多得之傳聞恍彿而如坤輿圖記職方外紀傳自泰西人亦稍得其實近時泰西游歷所及皆有著錄益精且博矣魏氏此書徵引浩繁亦閒有參差失實要其大旨在考覽形勢通知洋情以爲應敵制勝之資其論以互市議款及師夷人長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無不笑且

駭者歷十餘年而其言皆驗讀書多而見事明反復相尋而理勢之所趨終必循其徑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數也而其議論乃以卓絕天下亦豈非學問之效然與然當時搆釁以禁煙之故所忌者英吉利遂欲聯合俄羅斯佛蘭西彌利堅以規海攻之法則猶囿於一時之見而未能通籌全局以規洋情之離合淺深至論朝鮮琉球與海防無涉不著之於篇又烏知今日之邊患尤在俄羅斯琉球且折而入於日本朝鮮介處俄倭之間尤爲大勢所必爭也哉傳曰知己知彼知彼者知其情之所注與勢之所極以考求其彊弱之由而推極其順逆

得失之機知己者知吾所以應之不獨勝負之數決之己也緩急輕重一隨其時與事之宜內審之心以靜持之夫非有異術也明理而已矣魏氏之言曰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誠爲至論及觀泰西人論中國船步遼河小孤山爲最鎭海次之福山又次之以爲水深無礁石又四山環合不受風濤之險及論旅順口渤海數千里門戶中間通舟僅及數十里兩艘扼之可以斷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搆患天津必先守旅順口此中國形勢之顯見者泰西人知之中國顧反不知抑

又何也

書江統徙戎論後

案江統徙戎論稱漢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種居宏農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正始中使匈奴部落散居幷州六部允爲失計自漢武帝處匈奴渾邪王降眾於邊五郡迨建武中而單于降處之西河美稷日徙而內屬郭欽所謂西北諸郡盡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甃錯居內地者三四百年既久益爲民害殺長吏不能問是郭欽所論及平吳之功謀臣猛將之略盡徙塞內諸胡於邊地竊恐其力未足以及之如

其說盡使種人各還故地將臨以兵威分道迫遣乎抑盡屬之長吏乎諸胡囂然乘勢爲亂劉淵石勒之起必已在太康之世矣江統著論在惠帝之九年抑更非其時也聖人之治天下有靖亂之道而無防亂之方晉武之世衛瓘和嶠何曾索靖之徒皆知其必亂但令朝政清明百官奉職若劉淵等輩以一都尉任之有餘徒見羣胡之逞而謀爲徙戎之計自速其亂而已矣世無知道之君子誰與明之

書經韻樓集明世宗非禮九論後

段懋堂氏明世宗非禮九論引公羊傳僖元年繼弒君

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僖二十八年衞子卒衞子者何衞侯鄭之弟叔武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爲兄後也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而爲之申其義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段氏之言允矣君父道一也其始奉之爲君而後承其統則固有子道焉有虞氏之宗堯義在所必宗也公羊氏深於禮臣子之大分有可例言者也殷世兄弟叔姪之迭相承不詳其廟制必以世代爲昭穆兄弟叔姪紊亂失次多矣先儒於此無論及者喪服小記之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庶子王亦如之於是殷商之廟次可得言矣四廟者四親廟也王者有承統無承嗣統所繫即昭穆所繫也曰庶子王者兼兄弟叔姪之相繼爲君者言也廟制無可增則必不能以世次爲昭穆禮之窮而有變而通焉者也公羊言繼爲君者一以子道例之禮之變而義之正也其服喪必三年猶之子道也王者之承統所承者祖宗之統也先君之統絕而爲庶子者皆得承而續之代相續而昭穆之分明焉左氏傳曰子不先父食以子道明臣道其義本無二也必以爲之後者爲之子通乎君道則將謂僖公閔公之子又義之所不許也段氏欲

明統緒之相承舍君臣之大分而據爲父子之私親是未爲善言公羊者也君臣父子不能以伯叔名此名之無可假者世宗奉孝宗爲皇伯武宗爲皇兄悖禮之甚者也宋世爲濮議者奉濮王爲皇叔亦悖禮之甚者也援漢世通行之例追謚所生曰皇所生母曰后爲之立後以奉祀焉無可稱名者也兩朝議禮諸臣不達此義持論愈囂悖禮愈甚段氏從而救正之曰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然責以君臣之分而義無可辭矣竟以父子之倫被之正恐仁人孝子之心有不能安者也

名賢手札跋後

自古風會氣運之成蓋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義倡天下名賢碩德蔚起湖湘間電發飇舉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校其事功則煇潤六合挹其言論則霶霈寸心予瀞居父喪輯刻諸賢與其父往還手札兵事之始終人才之隱見本末粗具煥乎可觀蓋曾文正公善詼談胡文忠公益之以諸諧恪靖左侯獨喜自負嘗自署葛亮洎意城治軍事相與謂之老亮新亮周壽山中丞丁巳病武昌自顧身爲僧而嵩燾爲南嶽老僧相見痛哭既瘉言其狀於是胡文忠公又謂嵩燾南嶽長

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賢惟日不足將非仁爲己任道遠彌厲者乎胡文忠公嘗謂駱文忠公蕭何舉曹參諸葛公舉費禕董允古人經世宏務非獨私其身而已盍早圖之其勤勤於耑耑意蓋有所屬也夫用舍之端君子所以存其誠也審己量力以全吾素於心自慊也而益重悲胡文忠公之用心功名之際各視其志意所存誠亦有幸不幸而如諸賢宏兼濟之量以紓倒懸之會功足以成言足以輿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周易釋例序

聖人明言易之爲書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而於復六三巽九三皆曰頻豫上六升上六皆曰冥臨上六艮上九曰敦復六五亦曰敦否九五曰休復六二亦曰休豫上六曰有渝隨初九亦曰有渝反復求之而確然有以知其通朱子本義以大訓元以宜訓利聖人贊易義亦通焉而乾彖傳文言傳明釋爲四德卦德兼者乾坤以下七卦而觀晉睽姤井艮六卦不及卦德卦德多言亨而爻多言利言貞言亨者否初否二大有三隨上大畜上升四節四六卦而已言元皆連吉元必吉也而比卦專言元謂元吉爲大吉則家人四富家大吉萃四大吉

无咎升初允升大吉何以偁焉聖人觀象繫詞非必苟焉而已乃稍比次易義推而衍之焦氏循易通釋其辭博辨而不窮矣而頗病其舍本義而專義於互卦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未聞錯綜其言也漢儒之釋經也强經以就己之說焦氏之弊以易從例今之釋例以例從易無當於易之高深而以經釋經由象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義亦期不以己意爲歧說以亂經而已矣

史略便蒙序

長沙唐陶山先生讀史蒙求約四言爲文葢取唐李瀚蒙求之義而專繫之史喜其取便初學而文辭典贍貫

寫全史亦足爲考古之一助隋書經籍志雜史有古文甫十五代略一卷注云起庖羲至晉又有童悟十二卷約全史以爲養蒙之資所從來遠矣宋史別立史鈔一類大抵論述事要參以論斷其閒有南史攟實韻句三卷則韻文也至明趙南星史韻二卷起漢至元顧正誼詩史十五卷又上溯史記而皆鮮傳本讀史蒙求一書幾於上掩前賢矣吾邑黃鳴閣先生博通史傳爲史略便蒙八卷上窮皇古下訖元明亦頗著其廢興得失之蹟綴以韻語其指陳事類分別部居未若讀史蒙求之綜覈而考覽興亡規畫大勢殆復過之先生素有彊記

之名世謂之書廚讀此亦足知其記誦之博與其用心之勤矣

學顏篇序

李君晴寰爲顏子彙編三卷上卷顏子及孔子以下語顏子之言見於論語及諸經者亦稍有所發明中卷諸儒說下卷歷代追崇典禮其雜見於莊列者不錄尚爲嚴謹有法度因考四子書以大學屬曾子中庸屬子思子而顏子無書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有曾子二卷晁公武讀書志有曾子二卷子思子七卷書皆不傳宋汪晫又輯曾子一卷十二

篇子思子一卷九篇孝經大學中庸分篇皆別爲標目
而顏子之言惟張氏栻稍有採輯名希顏錄明初陶宗
儀始輯有顏子九篇其後平江徐達左又爲顏子編嘉
興高陽又有增輯爲顏子鼎編明季張星又有顏子繹
分內篇外篇大抵因莊子心齋坐忘之說以坿會姚江
之學而已而以顏子名篇則猶漢志箸錄曾子以是爲
顏子之書也顏子之言見於載記者無多相距二千年
以末俗淺學掇輯坿會成一家之言亦見其誣矣張氏
希顏錄世無傳本觀李君所述匯集經傳及諸儒之言
以求顏子學所從入而想望其氣象不安立篇目則亦

希顏之學也乃取周子之言名之曰學顏編葢不欲李
君效明人立論妄以己見強合聖賢之旨也

誦芬書屋文集序

予年十七與同年生吳君西喬讀書仰高書院西喬爲
文勁悍鋒芒逼人予心畏之西喬亦獨以予爲畏友其
年予補弟子員西喬報罷發憤歸鍵戶讀書逾年見其
文大驚西喬曰吾比年出入於史漢沈潛於諸子百家
之文自謂有得也予聞內慚乃益研精覃慮伏而讀仰
而思得文二十餘篇西喬見之亦大驚持示鍾君情田
情田歎曰百年無此作矣情田邑名宿老於文律於人

鮮所許可聞之亦竊自喜予年未冠邑人士謬謂能時文由西喬情田兩君發之也予與西喬先後成進士情田獨抑鬱以終老而幕遊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卒也又後西喬予悲二君之才顯晦出處不同而其詩與文皆有以自立又一皆未竟其施終其所就未始不同也情田歿數年嗣君仰禔裒輯所爲古文辭曰誦芬書屋集者示予屬爲之序悲夫情田足不出里巷其所考訂闡揚多關繫一邑人文風化其文有不可泯者而予獨念少時與情田相見討論文事未嘗不以古人相許與二十年來士之能文蘄進於古者益無多矣豈獨乾嘉

盛時不可見卽吾一身而世運之升降殊焉序其文而益懷老成凋謝之悲也

瓶蓮館詩草序

吾鄉易氏於吾家爲世姻有以德行才望著聞於時者曰又村先生先生有孫曰曙霞才而早世其妻吳氏亦吾家世姻也賢而有禮法自曙霞之卒徹環瑱弗御屛鉛華弗飾常閒至吾家望而心敬其人又因以歎曙霞之才不及見其成立爲足悲也今年夏曙霞之父曰儀臣裒輯曙霞所爲詩古文辭若干篇付諸梓而以其詩曰瓶蓮館遺草者寄示予予受而讀之情詞綿婉往往

擬古而肖其形於是又知曙霞之能詩也曙霞生十餘年積學能文卓然思有以自立觀其所爲勵志詩殆有意乎瑰奇卓絕之行不欲以流俗自苟者區區詩文之業猶不足以盡曙霞之量而曙霞不幸死矣其所爲詩止於是其存是數十章者果足以存曙霞之爲人耶嗚呼士生世而才不數然也才矣而或有成有不成年壽之不齊則命也苗而不秀者有以夫有以夫曙霞之生予不及與之言其卒也予固將張之況其有見於詩古文者耶獨以曙霞之才而僅得此區區數十章者以傳也嗚呼其重足悲也夫

吟香閣遺詩序

易生礪仲與亡兒同入學籍意相得也聞其讀書有常課每得一書日記其所誦習校其多少尺寸以自程督工金石篆刻尋求古義釐正文體一皆循流溯源深造而自得之亡兒既卒檢所求刻石未訖事者大小二十餘盡刻而還諸其家曰吾不忍負逝者之託集中哭亡兒詩所謂拳石纍纍記姓名者是也予既喜礪仲之厚於行而敏於學以爲今日所難而其於朋友之交生死不渝如此以是益有意乎其人始終不及一見而礪仲死矣其生長於亡兒兩歲其卒也又後一年病瘵纔五

六月讀書日程終守不懈至病不能支乃已距其死十餘日耳後又數年礪仲從弟淑子館予出所爲詩曰吟香閣草者見示亦皆有老成之風年雖少而讀書礪行不以自恕所成就宜然吾獨悲夫礪仲者志意所存莫究其所終極而其才固必有成其所爲詩寓情敘事攄寫胸臆非欲區區託此以傳者然而其志未就其藝未成而不幸已死則此遺詩數百篇者固皆其精神意趣之所存不可得而泯也老病頹唐思維後起之秀摧殘剝落之慘忽不自知衰淚之涔涔也

鴻爪詩存序

肇昆自黔歸手一帙示余皆其從軍所涖及感事述懷之作也豪情壯語雜以悲憤然玩其辭雖處覊旅艱難而灑然有以自得於心其於兵事倥偬人民流離之情狀若獨有深憂者讀其詩究其心而賢之而視其身窮且老無所憾獨憾不得藉手以奠安生民於是又知其必有以自見於世也肇昆少豪於酒所爲詩多縱肆涉世既久而氣益斂語益深今其所爲蓋皆得之艱苦閱歷之餘者也士非奇窮困阨困無以成其才豈獨詩也歟哉

款冬禪室詩鈔序

鶴傭隱於僧激昂伉爽不事小節與西枝皆以年少能詩有聲老友吳檼臺尤善鶴慵授以詩法偶有所作雄直豪邁意氣岸然人不知其僧也嗚呼使二僧者生長富貴詩書得名師友陶成其所學豈非佳士哉西枝軏禪悅罕與人接鶴慵周旋士大夫下至屠販務盡其歡氣日益豪詩亦日益工年三十死矣且死以詩授吾弟志城曰惟公爲能傳我志城乃屬序而存之吾旣喜二僧之多文詞而益悲夫鶴慵者早死不盡其才爲可惜也

會合聯吟集序

咸豐四年湘鄉曾公督師東下嵩燾與霞仙劉公從行至岳州劉公詔贊軍務而嵩燾歸治餉湖南其冬水師潰於湖口曾公間道走江西收輯餘軍嵩燾馳赴豫章相見曾公喜甚爲會合詩一篇屬嵩燾與劉公和之已而在營者皆有和作積久得百餘篇乃彙存之以志一時之盛焉

湘陰縣圖志序

嵩燾編次湘陰縣圖志凡圖之屬六凡表之屬十一凡志之屬十二凡傳之屬三其文繁者輒析爲上下卷通三十四卷既成而謹序其略曰天下者郡縣之積也由

漢以來公府屬曹班職任官縣皆具焉兵防選舉文武之資以及土田方物萃而輸之京師縣皆給焉校其地則古諸侯也受其要會其成臨御萬里而納之畿內若百骸手足之拊麗於一身是故郡縣得其理而天下治矣郡縣失其理推而至於天下猶是也而大亂以生禮儀政化人心風俗樹蓺隄防疏濬營造若有事若無事大致同也利者興之害者除之知其分數權其緩急知周天下者可以理天下知周一縣者可以理一縣大致同也自宋元徽中立縣至今千四五百年幾經治亂遠無所徵自南宋始爲縣志至今六七百年幾經治亂人

文政教存者五六由今日上溯南宋又上溯立縣之初因文考事推見其由又十有二三也及吾身之粗有所知追求千數百年因革損益之宜舉而措之三代其涂徑可循其文辭訓詁散然各別秩然而各有當於心盍孔子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即今不爲纂述而後將益茫然也禮樂之燦著法度之脩明　聖清至矣懲前而毖後鑒古以知今規模於是焉備法守於是焉資斯志也體例無以踰於今人而論譔殊焉後有君子覽觀而切究之可以得其指要矣時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夏六月

例言

同治戊辰中丞景東劉公主脩湖南通志縣志亦肇始於是時圖說表志草剏略具李輔堂方伯指爲改變舊志規模貽書相詬用是輟業至於五稔稍投黃石珊大令編定之會奉　詔北行未及授梓私念此書援古證今頗資考覽竊棄可惜又七年歸自海外蒙被聖恩得以病免閉門卻埽居多暇日乃稍理其篇目條其次第刊而存之推明成書之始末發凡起例以諗來哲

宋淳祐中知縣事胡公脩湘陰圖志爲縣志所自始自

班書始爲地理志下逮北宋之世乃徧及一州一縣其名多曰圖經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與其財用蕭何入關收秦圖書以知天下阸塞戶口言地理者必資於圖州縣地志之名圖經山水方域於是焉詳故亦或曰圖記或曰圖志圖以爲經志以爲緯隋唐相沿志地之書皆然也元明以後踵事增華專詳人物事蹟而輿圖反在所略卽歷古圖志之書亦皆散佚失傳唐書藝文志載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每篇皆有圖至宋淯熙時程大昌已跋稱圖亡獨有志存後之志地者無敢以圖名亦勢然也此志於方域

廣輪之數橢圓袤長犬牙相入之形並於圖詳之題曰

圖志非獨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紀實也

班書志藝文以山海經入之形法山水方域成形於地

而受氣於天氣之感也以形測縱橫之度以應分至之

節制溝封之勢以參城郭之宜皆於形求之圖者圖其

形也禹貢九江紛如聚訟自宋胡氏旦始正名洞庭而

歷來稱九江道縣境者瀟湘二水而已其實九江之名

當視其經流入湖以爲之準洞庭吐納羣水其入湖之

口在湘陰縣境凡六而以湘水爲之綱曰汨曰羅曰湄

在湘水東曰資曰沘在湘水西水道遷移非復故蹟而

入湖之口著之圖籍者猶可辨知其由來凡爲圖目六經緯以會天位總圖以正地域圖城郭以明四境之統宗圖古城以攬歷代之形勝圖水道以證諸水分合出入之數圖二十九局地勢以綜一方封域之全而極古今人事之變首圖者以著圖志所由名也通爲五卷四境分圖不分二十五里而分二十九局里數岐出展轉推移益有參差今依二十九局四境所至案方立圖各爲一卷云

桓譚稱史記年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表亦圖也圖隨地勢爲方圜而表體方立準故圖以紀地表以紀事紀

人一縣之事沿革爲大湘陰故與羅並建梁陳以後凡兩建州一建郡又廣建諸縣皆在羅地湘陰亦割羅與益陽湘西三縣地而水經注稱磊石山西對縣城口是郎所割羅地也通典重華城亦名虞舜古城在沅江縣東舜南巡涉湘重華置縣必近距湘宋時尚未置縣所割益陽縣地當西及重華古城宋書州郡志吳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地立衡陽郡兼置湘西縣宋即移郡治湘西九域志湘西故城在湘潭縣南一百二十里是距劉宋湘陰縣城遠至四百五十里當時增立郡縣不應割地四百里外元和郡縣志長沙西北七十里故

尉城孫權使程普爲西部都尉建城於此西部都尉地實界湘陰西境知宋時徙衡陽郡治湘西亦當更有建置也賴齊書王僧虔傳敘及湘陰立縣緣始知湘西益陽犬牙相錯當時皆與湘陰毘連臨湘縣地盡於湘水以東不及湘西也此關分地置縣之大者故繼之以沿革表

湘陰南北通衢自元設水陸二驛垂四百年至　國朝初裁水驛專置陸驛而水程之四達者亦與陸程相準非獨以辨知疆里而已封域廣輪之數關津阨要之防皆可以於此得其機要故疆域表次之

南服荒遠歷代巡幸所不及而史記五帝紀登熊湘南巡者凡二足證三代以前幅員廣廓而後乃愈陿也是以終漢世長沙爲下溼貧國分封建侯比諸遷謫晉宋以後建置湘州郡縣日增規模漸拓封建亦稍繁焉而歷年千餘邑人士無膺五等之封者明宣德中贈夏原吉湯陰伯則以耆臣宿德寵其名非關詔爵之典咸豐初元兵事起恪靖侯以元功膺　懋賞沅伯而侯人事之流傳人物聲明之昭灼誠莫大於是故巡幸封建世爵諸表又次之

地志體例經始於北宋至南宋而始備唐以前地志紀

山川方域物產而已太平寰宇記始著人物吳郡圖經兼及牧守至乾道臨安志而後科舉軍營咸備縣有令長一縣之事經緯繫焉漢制以丞贊治以尉典兵文武之用未分也歷唐曰鎮曰戍宋曰砦猶統於令而加兵馬鈐轄之名元明以來乃始判分爲二凡有事於縣者不可偏廢也故職官表及武職官表又次之

宋以前地志與人物皆各爲書或曰先賢傳或曰耆舊記其紀科舉又別爲登科記其後方志之書因援其例備錄而詳述之唐之季世長沙劉蛻一登科而有天荒之嘲人文簡略蓋可想見至宋而湘陰一縣登科者踵

相接也自唐設科名目繁多因是有科目之稱漢世統名之選舉州郡辟除賢良對策亦稍異常選登朝泣仕其途雜出至以武功列名薦剡一皆選舉之歧分者也凡生存者不入人物表惟選舉依類列名無分存沒故選舉表又次之

後漢傳人物視班書嚴謹有法度所循用班書之舊儒林而已文苑獨行方術逸民皆刱為之名而坿以列女後世史家無能踰越然列女傳刱自劉向實當西漢之世其源流固已遠矣人物品目隨事命名列女行誼成就亦然凡生存者不入表惟節婦苦節幽貞稍寬其例

但及歲者皆入之故又次之以人物表列女表

周禮小史奠世繫其源肇於禹貢之錫土姓唐宋以來繫土著之戶於郡縣即國語工史書世之遺法也魏書官氏志唐書宰相世系表猶存譜牒之略使後世得以窺知其家世源流歷代方志之書常璩華陽國志表及大姓費著蜀中世族譜兼詳宗派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世家大族所以立縣之基也覘其人物之隆替風俗之盛衰厚薄可以推知一縣之始終科名仕宦稍有聞者皆追溯其由來而一邑之著姓瞭然如指諸掌故又次之以氏族表

禹貢道山與道水同功皆明其起訖之由至山海經表山望而推其首曰某山以達某山之尾太史公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凡山皆有脈絡而首尾具焉論山水大勢皆起於西北而極於東南說文陰水之南山之北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陰陽者氣之散陰者氣之聚水之出也散聚而納之一川山之出也聚散而分之羣阜故水以所出處爲陽山以所止處爲陽山海經之敘山也皆辨其陰陽與其上下山水所以相表裏也地志之書但表山名不詳山之脈絡以爲近於堪輿家之言是並禹貢亦譏也古者建

國以山水標地望山水之在縣中風土人物於是基焉故繼志山

酈道元水經注最稱精博其敘湘水尤莫詳於湘陰一縣至今可以推尋者曰高口水曰上鼻浦曰下鼻浦曰陵子潭曰錫水曰望屯浦曰三陽逕曰門逕口曰黃陵水曰太湖曰白沙戍曰東町口曰羅淵曰汨羅口其於地道無徵舊志不能敘錄曰玉池口曰東湖曰三谿水曰大對水曰決湖曰西陂曰苟導逕皆不詳所在湘陰東湖上承玉池山水舊志亦據水經注爲言而酈道元自稱玉水東南流注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

湖水注之謂之三陽逕則所謂玉水玉照山之水東南流者是也東湖之玉池口當爲今橫嶺湖南會錫江爲錫浦東出鍬港爲望屯浦名之東湖者玉水東流匯爲湖今東湖以在縣治東爲名宋以前未立縣治不得有東湖之名就今地道縱橫曲折證以酈氏所述無一不巧合而後知古圖籍之精其纂述爲有據依也其有誤者混汨於羅以東町口屬之潰水而失湄水之委又併汨羅爲一而奪潰水之名以與汨並失羅水之源高口別爲一水源出益陽東南益陽西北則資水經流也東徑三里橋與高水相出入又東徑高口與湘水相出入

酈氏以高水止於陵子潭自陵子口以下皆屬之湘水則高口一水源流並失此志於縣境山水窮搜極討允足補水經之缺而發先儒之覆故次志水

唐陸廣微吳地記詳及茶鹽酒課不及土田元豐九域志備載戶口土貢而亦不及地糧地志之列賦役肇始南宋以後然自宋元賦役之制舉其成數而已其詳莫得聞也由明世賦法推之知歷代相承習爲苛煩至
國朝而始埽蕩廓清一歸於簡要是以明世田賦之額徵解之數自康熙初始脩志時其法已有變更雍乾以後併丁於地歸奇於整舊制無復存者而田制三等之

科起解部寺諸名目之煩仍而載之不敢擅變蓋其名
去而其額之存於籍者猶沿明世之遺也湻祐志當詳
及宋世賦法元脩古羅志遂除宋籍迄明成化嘉靖二
志又廢元典賴今田額一循明世黃冊其品目具存古
今因革之宜得失損益之故後之考求賦法者於是取
徵焉故又次以賦役志

史記河渠書敘元光以後通渭引汾穿洛通褒斜之道
於是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河西酒泉引河關中引堵
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此西漢
富彊之業所由開也吳楚邊荒言水利者弗及焉唐書

地理志東南陂湖水利備載無遺實兼河渠一志而亦不及洞庭以南吳楚水利甲天下朱長文吳郡圖經獨著治水一門可云卓識雍乾之世水利繁興家給人足號稱極盛其後陵夷衰微失水之利而多承其害儒生俗吏不達時務無能言其利病者有宋之世開濬洞庭湖直河置斗門溉田今猶可以推知其遺蹟水性就下而喜深不務度地勢之宜勤求疏濬蓄洩之法引水以暢其流而捌爲棄地與水之說日取民田蕩平之擾愈甚水亦愈橫君子於此蓋然傷焉故又次以水利志

周官六職實爲禮經三代政教所以納民軌物無一不

本於禮漢魏以降古禮廢亡始各因事爲儀注至唐開元禮出而後五禮備焉一州一邑通行之典禮一皆政教之源也宋陳氏祥道刱爲禮書稍因儀文度數之末以窺見制禮之精義　國朝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乃始燦然集禮之大成下至士民皆能行之而能言之有宋方志體例具備獨不及典禮以爲典禮通行郡國者非一縣之私也然一縣所有事準之天下大端具矣即其中祀典一門或爲通祀或爲專祀則亦時有參差闕而弗紀肅非歟與故又次以典禮志

學校至宋而始盛方志之紀學校亦至宋而始詳然宋

時科舉學校猶分二途歷元明至今而後盡斂天下之人才彬然一出於學校史記儒林傳敘論稱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其端肇始西漢盛時其時縣有學鄉有校斯云盛矣而使天下之人奔走功令以希進取則亦學校之所由衰也南宋太學之囂至於劫持朝政以議論鼓一世其害延及數百年明興優儒重士厚其餼崇其禮獨禁使不得上書言事以臥碑鈐束之而後士習乃徐軌於正三代禮樂涵濡教化之功歷久而不徹所以爲不可及也自宋立學垂至於今八百餘年其閒事蹟繁矣彙而記之盛衰得失

之原蓋可覩也故又次以學校志
地志之繫於湖南而其傳又最久如盛宏之荆州記羅
含湘中記今其文猶有存者所記山水而已而亦間及
物產王存九域志自序獨稱鎭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
之利皆謹志之所在土貢則卽物產之表著者也古志
專及地利不詳人事大率以簡要爲宗湘陰一隅之地
兼有周官山林川澤邱陵原隰之全物產無甚豐者亦
頗皆有之繁爲捜討無取茍略亦多識之一助也故又
次以物產志
方志城坊亭館橋道冢墓皆有紀其類則工事也今制

工部四司營繕司所掌曰壇廟曰城垣曰公廨虞衡司所掌曰器用都水司所掌曰水利曰橋梁屯田司所掌曰墳塋皆縣志所有事也水利所關爲鉅別有志壇廟入之典禮城坊橋渡冢墓器用各紀一事其文不繁而皆隸之工部推至一縣之微皆有事於營造者也故又次以營造志

隋世立輸籍之法而團以名宋世行保甲之令而保以名鄭氏康成注禮記檀弓保縣邑小城注月令小城曰保後世因謂之城堡鄉村聚落置守望皆曰保湘陰舊分二十五里領三百一十八團而里分參差不相接續

甚或畸零出入無從定其方位咸豐初舉行團保之法乃因四境地勢分置二十九功而里名之散隸於各團者仍依都圖冊之遺記其里數以符舊制非獨山水地勢尋其脈絡辨其方域瞭然易見實亦今時政紀所從出也故又次以團保志

方志之紀事見於吳郡圖經蓋自漢魏下及隋唐紀地紀人各爲專書宋初地志始合著焉地與人交相輝映而人事經緯於其閒自然相因之勢也湘陰兵事之始見春秋傳楚師濟於羅汭六代紛爭湘州地處上游叛亂頻仍訖於五季之世南唐與楚爭併岳州皆以湘陰

一縣爲之衝　國初殘明及三藩之變被兵尤久攻守緩急之宜形勝阨塞之方因時變易推原一千餘年之事勢其大旨可覽而知也故又次以兵事志

漢書志五行詳錄伏氏洪範傳說及其占應歷代史書循用其名洪範庶徵本與五事相應自京房劉向專以陰陽災異坿會五行貽小術破道之譏劉知幾已力詆之而用以紀災祥使各以類相從史家體例取則於是莫能廢也宋元以來方志品目日繁無及災祥者至明乃始有之志者史例史家所錄無庸闕焉水旱札瘥或千里同占或一縣異紀一方之休咎而天人應徵之理

及時補救之方所關至大不可以無紀也故又次以災祥志

班氏刪爲藝文志總敘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證以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則班史所著錄其存者亦無幾矣而搜輯乃益加繁歷明又散佚逾半獨賴存其篇目足以推知當時藝術之多方源流之異軌今一依藝文志體例分別經史子集凡舊志所著錄仍而載之續有收入必實見其書校其篇第與其敘論但有成集無分存沒並錄存之所收詩集尤多沅湘耆舊集選錄各詩非有成集一置不錄其自成一集卽詩不盡

工備載無遺意取徵實不復銓次其高下官脩書列首明有尊也碑版金石之文古方志皆加意捜求備錄之而列次其年代焉坿諸別集之後故終之以藝文志

自宋方志錄職官或曰秩官或曰官治必皆治行可紀者惟高似孫剡錄旣爲官治志矣又坿以令丞簿尉題名稍銓次其姓名焉職官表所錄則亦題名之類也湘陰歷唐以來人文簡陋宦蹟無能言者有宋之世興賢育才文質彬然賢貝之吏爲多矣邑人士亦稍興起於學故夫政教之留貽亦賴人賢相與尸祝之史遷傳循吏所謂破觚爲圜斲雕爲樸大抵務以德化民不貴武

健衰敝之俗詐僞滋生又恃方略威嚴禁姦止邪以爲稱職然而晚近愚民抵法之多教之不修也是非善惡邪正之分較然其不相掩則民知教苟無溷淆枉惑民心而已何必威嚴在於今日兵戈水旱更迭相乘財殫民窮生計蕭然整齊教化之功涵育維持之術君子於此尤所究心焉寬嚴異施文武交濟要之以愛民爲本由宋至今存心利物爲功一邑代不乏人故復爲名宦傳

湘陰立縣葢六百年而後鄧祕閣以文章稱又三百餘年而後夏忠靖以功業顯然祕閣玉池集已無傳忠靖

集歷四五百年尙行於世至　國朝周甯胡徐嚴鎭之文李梅生太史吳標臺孝廉之詩實遠過玉池集左恪靖之事功又幾駕忠靖而上之風會日開人文斯盛亦時然也此志表章鄉里諸賢幾無餘蘊藝文志搜輯詩草百餘種而儒林文苑各表必實有傳書名實相副其諸文章聲譽有可表見入之學行稍示區別詩稿入藝文志而不列表者蓋亦多也又於其中摘取志行卓卓足以厲世而傳後者徵求先哲軼行下及士女於此稍存微旨故又爲人物傳凡三卷

羅含湘中記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原之放棲於此山而

作九歌訖今二千餘年相沿以爲屈原宅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招魂葢皆作於南遷以後錄楚辭可也徑取以冠人物之首則不可周秦以前遠而難徵得一屈子歷漢唐數百千年無賡續以起者已覺不倫況明明爲遷謫者乎彭襄毅實出自湘陰而入蘭州衛籍已歷數傳明史列傳亦不著其本籍屈子已列湘陰祀典不待鋪陳襄毅一代偉人由湘陰外徙著之彭氏譜沅湘耆舊集亦錄其詩而不敢援舊志列之人物以紀實也

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儁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浦卽斯

川矣張華博物志王文考從父師叔到泰山就鮑子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溺死據後漢書王逸傳南郡宜城人子延壽字文考注文考一字子山因考靈光殿賦敘云客自南鄙觀藝於魯李善文選注南鄙荆州南郡本荆州治子山自魯歸南郡不應遠渡湘水又稱客自南鄙不言家世南鄙而言客尤非事也疑南鄙正謂長沙郡地子山流寓長沙是以自魯歸而渡湘道所必經也李注於此實有未審至於洛陽弔屈之文潁川閔屈之賦杜陵青草白沙之什昌黎江口湘中之篇並在縣境山谷集所謂湖湘閒小白花爲定名山礬者正

亦縣境也舊志亦或列之流寓其實一道縣境而已無
誒援引坿會子山之客南鄙據張茂先所述尚爲有徵
今並以義無可坿概從闕如
舊志人物未著錄別加搜討於各表中注明有傳者皆
雜採他書得其事蹟未遑編次也歷年久遠舊徵書籍
多至散佚又性善忘老而彌甚追思茫然無復蹤影對
之浩歎而已凡若此者悉仍其舊以待補輯至於編輯
人物採精擷華黃石珊已有定本芟繁取要因文見義
稍有釐定而無能意爲增減惟於郭氏紀錄稍詳爲其
知之諗也要取其志行不苟流俗足資矜式無敢濫及

方志者史之一體凡史家敘錄之文方志皆得具焉然史紀一代之事方志自立縣以來歷時綿遠但使事蹟有可推求不宜稍有遺闕馬遷之史詳於秦漢班固之書備於哀平事近者易為徵代遠者難為紀亦勢然也而或以為求切今人之用賦役兵防諸大端但詳今制竟廢舊典將使千餘年之事蹟隱而不章後世何所取徵焉故嘗疑方志善本惟尚簡括近於以文相高非所以備掌故也有明之世康氏武功志韓氏朝邑志文成七篇辭不盈萬專詳義法無待侈陳是書之旨事必溯其源而不敢有茍略語必詳其實而不肯有游移文雖

近於傷繁而義必衷諸至當纂輯不踰三年更歷十四年之久乃始授之梓人分事任勞者尋求山水地道則熊漱芳壽徵羅麓生鑑考覈名物則虞愷仲紹南編次世族人物則黃石珊世崇分別繪圖則新化晏圭齋啟鎮鄒子翼世詒而卒經理刊行者長沙饒葆丞國瑞考古徵實勒爲成書嵩燾亦不敢辭焉書成而熊漱芳虞愷仲已前卒不及見矣前後知縣事者丹陽於公梁山唐公肅山丁公新喻胡公如皋冒公平度孫公山陰潘公貴筑姜公於桐軒胡秋樵冒篠山三大令稍與聞志事之略迨姜崑山大令乃成書姜公通知政要勤恤民

隱於時爲良吏是書乃幸際其時告成是亦私心所自憙者也

三禮通釋序

先王制禮所以經緯人倫宣昭政化而寓其用於儀文度數之繁自朝廟燕饗之大器用服食之微皆爲之取象於天因財於地類別人物節理性情其精意流行於人心而其繁縟之文廣博之用散見禮經自漢諸儒各以所傳授爲傳注鄭氏之學出於馬融而與融異義其注周官多存杜子春鄭興鄭衆三家注而於衛宏賈逵禮說亦兼採焉故鄭氏於禮集其成又考正禮圖存古

遺制爲功甚偉魏王肅喜賈馬之說多與鄭異晉董景道又依鄭義著禮通論其後賀瑒皇侃熊安生之義疏沈重之禮義褚煇之禮疏於諸儒互有發明迨唐賈公彥儀禮周禮二疏孔穎達禮記疏表章鄭學號爲詳明而諸家之書行世者亦鮮言禮者獨宗鄭氏其合三禮著論者則宋何承天禮論梁崔靈恩三禮義宗北魏劉獻之三禮大義隋元延明三禮宗略唐王恭三禮義證至宋陳祥道禮書始攻駮鄭氏朱子有志於考訂禮經撰儀禮經傳通解多存其大體制度品物非所詳也其喪祭二禮以屬黃氏榦爲續通解楊氏復繼之爲儀禮

圖解而後禮制稍備焉葢自鄭氏爲禮圖而隋經籍志有三禮圖九卷云鄭元及阮湛等譔唐志有張鎰三禮圖九卷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宋初聶崇義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冊考正三禮圖朱子譏其非古制然當時張昭尹拙等已有駮正其後陸佃撰禮象十五卷取祕府所藏古遺器改訂舊圖明史著錄者有劉績三禮圖王應電周禮圖說二家之義古人傳經皆有圖而禮制尤兼圖爲說考古者鑒焉去古日遠而諸儒訂正同異乃更加詳亦豈非考證久而益精與然自陳祥道撰禮書一百五十卷解釋名物更繪其象而後三禮之書

與圖合行實唐宋以來言禮者之總略侯官林薌谿敎
授博學多通尤邃於三禮爲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窮
天地之紀述人道之用因禮書制度儀文諸儒所辨證
者參合比引究其旨歸書例略依陳氏禮書而持論各
別爲圖者五十卷兼取宋以來圖說旁採林之奇鄭景
炎項安世王廷相諸家分圖使足與經相考訂而於
國朝諸儒萬氏斯大張氏爾岐江氏永淩氏廷堪任氏
啟運林氏喬蔭任氏大椿所著錄凡於禮有發明廣爲
採摭而於其師陳氏壽祺授受淵源訂定尤至一一以表
章鄭學爲義參考諸儒之說糾正其失蓋三禮之學至

國朝而極盛教授研精鄭學以所心得辨析諸家同異以匯成三禮之全斯可謂宏達精攬者也咸豐二年教授以其書進呈　賜官訖十餘年未授之梓毛寄雲尚書商爲刊行之稍得讀其論略窺見其著書之旨漢書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班氏之論偉矣而非禮之原也三代王者之治無一不依於禮將使習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戰國諸侯踰越制度滅去其籍獨賴一二儒者綱羅散佚掇輯遺聞誦而傳之而後王者制禮之精意代有人焉維持於不敝雖有闕略而其存

固已多矣教授是書繼陳氏禮書而起又豈徒以表章鄭學云爾哉

新會陳氏模刻　殿板二十四史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一依劉氏七略自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以下九家坿六藝略春秋之後隋書經籍志始列經史各門又別史爲十三門推原馬班次及歷代以爲正史然自隋以前皆以東觀漢紀與漢書相次後漢書郡國志已著三史之目至唐始類次爲十三史以後漢書列正史而東觀漢紀遂以無傳宋史著錄合唐五代益以南北史有十七史之名明嘉靖中南京國子監校

刊史書仍用十七史舊板補脩其缺而已宋史板取之廣東遼金二史無板購求善本模刻延至萬歷時復有北監二十一史之刻蓋成書之難如此乾隆四年明史成　詔刻之　武英殿因遂刊定二十一史又敕劉昫舊唐書並列正史爲二十三史考證監本及汲古閣本之誤旁採載記與本史相發明證其譌缺後三十七年　詔開四庫館捃輯遺書又因永樂大典所輯薛居正舊五代史編次成書用　武英殿聚珍本附之二十三史爲二十四史而後歷代史書之傳流至是始極其盛其二十三史板舊藏國子監歷久殘毀道光

四年重脩遼金元三史後十六年又因御史言補脩全史　朝廷表章經史之意期使　內府善本流行天下以資考證終以庋藏官學卷帙過繁流傳甚少既更兵亂故家世族書籍散亡初印完善之本尤罕覯之新會陳偉南虞部得舊本京師謀廣其傳獨任剞劂之役重加摹刻凡六年書成嵩燾覽而善焉自東觀漢紀著之正史六百餘年而其書歷唐已亡舊唐書賴有沈氏刻本猶爲完備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乃散見永樂大典條繫排纂還其篇第仿南北史之例與諸史並行　國家宏綱大業施之典冊曠越前古虞部居海以南荒遠

之區猶得因　祕府舊本刊而行之加惠來學較之宋史槪爲監本所取資其爲功尤鉅其用力尤勤追思

列代右文之盛軌綱維羣史存其厓略考訂而脩明之固將有證古知今感激奮興起贊　中興之業敷文以光治化者出於其閒斯尤虞部模刻是書之深旨也夫

姚舸丞地理元合會通序

褚先生補史記言占家有五行堪輿叢辰建除天文太一各据所學爲吉凶而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入之五行宮宅地形入之形法實爲後世言理氣形勢之祖法

班氏之言曰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氣而無其形有其形而無其氣此精微之獨異也晉以後葬書無以逾此然陰陽五行之書類次數十家而後無傳者豈其學不逮揚曾之流耶其時人事勝而假吉凶爲小數世猶不甚貴之自青囊都天玉尺之書出術家衍而傳之其辭惝怳迷離伏而不宣而其術或小驗於是倚託坿會爭鳴於世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而堪輿之書持一說以求勝至繁而不可紀嘗論天地之氣融而爲山川結而爲土石迨其形既成而氣之鼓盪其中者相依而不能舍如帷鐙然東西南北見之皆知其鐙也而在東

者曰是不宜西在西者曰是不宜東所言皆有見也而紛紜之說以生各守其師說據以爲見則術益析而言益岐吾友姚舸丞習於其術乃悉取諸家之言所以損益異同指陳其事例而推覓其源流命曰元合會通元者縱合者橫其說各有所勝扞格不相入而要之歸本五行故曰五行爲主人取諸五行者也舸丞會而通之通其所以爲異同者則其相敵也而皆可收之以爲輔而諸家之迷離惝怳相與守之爲要祕者舸丞一一爲之發其覆而抉其藩舸丞得是書行之不言堪輿可也讀舸丞是書又更以其堪天而輿地者會通是書之中

其庶幾有所得矣乎

韓齋文集跋

昔歐陽公少時得韓文公文於漢東李氏讀而好之後官京師與尹師魯穆伯長倡爲古文之會東坡謂自漢以來道喪文敝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風故自宋言古文者宗韓氏公自述所爲文曰明道而要之於仁義而載之於氣予獨愛公之奇趣東坡亦嘗言退之仙人爾游戲於斯文惟坡公爲知公之奇趣其源亦自莊馬來也繡山觀察居京師好友多文天趣盎然尤喜韓公之文而思效之因以韓名其齋其恢

宏近道得公性情固多耶惜乎其年之不遐未足究其所學也然而自宋以來法韓公之文而得其奇趣者蓋亦無幾矣憾不及與觀察一論之

廣東武鄉試錄前序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欽奉 諭旨舉行正科鄉試文闈事竣旋屆武場 臣郭嵩燾以署廣東巡撫職膺主試謹會同監臨兩廣總督 臣毛鴻賓率同監箭官廣州協副將 臣齡山 外提調布政使 臣李瀚章 外監試按察使 臣李福泰 內提調督糧道 臣郭祥瑞 內監試候補知府 臣袁泳錫 進學政 臣王泌 所錄民籍武生暨捐武職武

監其三千七百四名旗籍武生七十五名並將軍臣瑞
麟錄送滿洲漢軍前鋒領催馬甲六十一名按次校閱
馬步箭及各技勇外場既畢扃試內場默寫武經擇其
技勇之尤者取中六十五名敬謹開列姓名幷錄武經
一節恭呈 御覽臣 例得颺言簡端竊維漢時去古
未遠文武無分途而建元時選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
門趙充國甘延壽馮奉世之流皆以起家材武之選由
是起矣至唐長安時始置武舉宋初因之而未有定制
熙甯時乃建武學以外舍內舍上舍第其優劣而試科
舉焉然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右衛長史狄青亦試武

舉以三班差使擢秦州刺史累功除樞密使南宋隆興時侍御史胡沂言武舉中選率領權酤中書舍人蔣芾請以武舉置軍中洪适且謂武舉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其時文武分任而猶同階遷轉試武舉者率以知兵書射策爲能而薄視武藝至詔文武兩舉同時扃試貢院以防其改習頗失分途選舉之本意元世文武益分總把百戶千戶一以軍功承襲而銓除任之吏部兵部司屯牧而已文武資階猶互用也明初復武舉之制成化中定武科鄉會試視文科例吏兵兩部分司選事垂至於今五百餘年而文武截然分爲二將帥之選多

萃於茲葢材武之所從出也廣東雄控南維海涵山負
瓌奇偉傑之士焜燿史冊鄭嚴何遺起漢初名善將兵
封侯首列百粵先賢志六代隋唐馮寶侯安都麥鐵杖
陳元光之流號稱驍傑宋明以來人才益偉而以武舉
起家前明陳策高爲礦貞果彊栗大節炳焉自明以前
試武舉策略其試武藝獨以弓馬今制爲加精密而於
司馬之法孫吳之書惟取成誦使運用之妙自諳於其
心而不復督以文事尤爲能得其實山川雄博之氣清
淑而純懿者爲文恠詭而奇特者爲武嶺南葢兼其勝
而亦豈非　國家陶成作興之爲功歟凡在試者本之

忠孝益之幹略雄武駿深以厲其氣雍容超邁以暢其機淡泊恬靜以逵其廉質直好義以敦其節畀之軍旅而事功立任之將帥而才望孚乃以稱名於當世乃以取重於科名　臣既率諸中試者望　闕謝　恩序立而正告之遂謹書爲是錄序期無負　朝廷講武興賢之盛典云爾維時官斯土者鎭守廣州等處將軍　臣瑞麟提督廣東全省水師軍務　臣溫賢太子少保提督廣東全省陸路軍務喀勒春巴圖魯　臣崑壽鎭守廣州等處左翼滿洲副都統　臣庫克吉泰鎭守廣州等處右翼漢軍副都統　臣海春　二品頂戴奉宸苑卿督理粵海關

稅務暫行革職留任臣毓清兩廣都轉鹽運使司鹽運

使臣方濬頤分巡南韶連兵備道臣唐啟蔭分巡惠潮

嘉兵備道臣鳳安護理分巡肇羅道即補知府臣史樸

分巡高廉兵備道臣英秀分巡雷瓊兵備道臣孫觀例

得備書署廣東巡撫三品頂戴臣郭嵩燾謹序